



詩人玉屑卷之十

含蓄

總說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
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
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珊瑚

鈎詩話

尚意

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

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風雅下語六分
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語要
平易此詩人之難漫齋語錄

句含蓄意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
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官
詞曰銀燭秋光冷盡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
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
不相迎揔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
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子細看又
宮怨曰寶仗平明宮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容不及

寒雅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又白樂天云淚滿羅巾
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
坐到明

子美含蓄

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
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刺史着柘黃我
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
侯重見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喚取守京都細看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
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
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塚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漁隱

元微之詩

嬉笑之怒甚於裂皆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隨筆

語意有無窮之味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開元寶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又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隨筆

詩趣

天趣

王摩詰山中詩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躰曰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携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問曰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竟不能詰冷齋

奇趣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莫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又遠入村依又墟里煙犬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太
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
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
對甚的而字不露得淵明遺意耳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竒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
之此詩有竒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相應也

野人趣

閑居云妻喜栽花活童誇闢草贏得野人趣非急務故

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有嫌燒葉
貧寒大甚改葉為藥不唯壞此一句併下句亦減氣味
所謂求益反損也歐公詩話

登高臨遠之趣

山谷言庾子山云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
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為楷式其卒章云有慶
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潘子真

詩思

總說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

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
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祭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
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
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
幾矣謝无逸問潘大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
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
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

有佳思

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
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

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漁隱

詩思悽惋

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又柳依
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
洲人未歸又云香又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
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
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
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漁隱

詩思不出二百里

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
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

頭入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北瑣夢言

詩味

杜煙爐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
竟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醒
猛虎一聲山月高閑棄山中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溪

詩境

韓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
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栢子煙中
坐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各據槁梧
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澹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
容也

碧溪

體用

十不可

一曰高不可言高二曰遠不可言遠三曰閑不可言閑
四曰靜不可言靜五曰憂不可言憂六曰喜不可言喜
七曰落不可言落八曰碎不可言碎九曰苦不可言苦
十曰樂不可言樂陳永康吟窓錄序

言用勿言體

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
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嚙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
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漫叟詩話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又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荅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也若溪漁隱曰荆公詩云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即絲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爲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

蟲也冷齋

不名其物

臨川云蕭又出屋千尋玉靄又當牕一炷雲皆不名其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若溪

如詠禽須言其標致祇及羽毛飛鳴則陋矣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嘗見於六經後之詩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舞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飲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

云長喚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
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
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陶
雍詩亦格卑無遠韻至於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
婦如女墮藥黥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
窺此美人弓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
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蒼思孤僧惠崇云
曝翎沙日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樓煙一點明此
乃奇語也庚溪詩話

胡五峯謂晦庵此詩有體而無用

先生送胡藉溪有詩云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

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
因謂其孛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其詩知其庶
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
之庶其聞而有發也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
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晦庵

風調

高古爲難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爲佳作
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李希聲詩話

薛能劉白

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
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摠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
舞盡春陽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
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
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
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
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
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
隨筆

平淡

先組麗而後平淡

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
境如此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
平淡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情
性稍欲到平淡苦詞未聞圓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
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
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
處則善矣

韻語陽秋

非力所能

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言與其姪云
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
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竹坡詩話

卒造平淡

余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
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
平淡而已 陸魯望文

晦庵云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閑適

茗溪漁隱詩

余卜居茗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茗溪漁隱臨流有
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灑為余作
茗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時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久益
多不能盡錄聊幸其一二云溪邊短短長長柳波上來
來去去舡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雲漠
漠煙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舡盡日來往處南村北
村秔稻香卷起綸竿撒擢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
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 漁隱

車蓋亭絕句

蔡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
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
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
適自在之意

自得

要到自得處方是詩

詩吟函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
物一態若摸勒前人死自得只如世間剪裁諸花見一
件樣只做得一件也 漫齋語錄

變態

縛虎手

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
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
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
紙又用事皆破觚為圜挫剛成柔如為有功者昔人所
謂縛虎手也 西清詩話

韓文公

韓昌黎醉贈張秘書詩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

唐扶詩

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
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其後唐
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意雖
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
之

不能變態

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
一灘窻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
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
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極稱其詩不知何也 丹陽
集

圓熟

好詩如彈丸

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
鞏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
柘彈蓋謂詩貴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
多失之乾枯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駢
王直方詩話

詞勝

小石調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亮嘗謁杜
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鈿粉宜不售也淮海詩亦
然人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大勝爾子
美並帶芙蓉本自雙水符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
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鐘宮耶
碧溪

元祐中秘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
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旗垂秦少游云簾
幕千家錦綉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孔氏談苑

綺麗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
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
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
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果其正氣其過
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
肥梅岸花飛送客墻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
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
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又下不盡長江袞又來其富
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泚景移麒麟
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
出於風花然窮尽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
綉踈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
而能壯乃如是也 碧溪

富貴

富貴佳致

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又拂煙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
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
殊有富貴佳致也 漁隱

非窮兒家語

存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
裏風定非窮兒家語 王直方詩話

詩原乎心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
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
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蘂嗅
別殿微聞蕭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
燒異矣撫遺

善言富貴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耄腰金重慵便玉枕
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
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漫叟詩話

品藻

韓退之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
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酬王二十舍人
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
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
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柳子厚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
之聲甚淒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
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斷城鷓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許彥周詩話

杜牧之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々無言幾度春空憶息亡成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同前

賈閻仙

賈島詩有影畧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冷齋夜話

李長吉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同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謾錄

劉夢得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 呂氏童蒙訓

常建

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之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為恨余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

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洪駒甫詩話

李義山

李義山詩用事僻澁然荆公晚年亦喜之如試問火城
將策探何如雲屋聽惇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
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冷齋夜話

王荆公

王荆公最愛陶詩謂不可及故歲晚懷古詩云先生歲
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
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侯門遙謝載
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

即此詩是也漁隱

項斯

楊祭酒嘗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之詩云度又見君詩
句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
項斯由是四方知名

古今詩話

白樂天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况况戲之曰長安物貴
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古今詩話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因目之為趙倚樓古今詩話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迴又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謝句意深遠古今詩話

鮑孤鴈

鮑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厨為帶邊城信薛大稱賞因號鮑孤鴈司馬文正詩話

夏英公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沈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東軒筆錄

王文穆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又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

王欽若王逵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西清詩話

王琪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吏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落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遊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柰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声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薦館職遂躋侍從遺珠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摯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荆公以三詩取三士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剥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繁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別擺捩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若

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靈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叅軍旋糶黃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盖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小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葛敏修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願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季子葛敏修也復齋

賀方回

賀方回題一絕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遙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舒王見之大稱賞綠此知名王直方詩話

蘇後湖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養直作清江曲云屬玉双飛水滿

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片
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
醒長占煙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
非王直方詩話

曹翰

曹武毅公翰平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李詩乞應詔
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李
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
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
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

青箱雜記

伍喬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為歙
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與
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
退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憂龜長遠帝王州黃
山向晚盈軒翠點水含春遠郡流遐想玉堂多暇日花
時誰伴出城遊得詠動容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
員外郎詩史

劉子先

章子厚常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隔閏
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請其相忘遠引之意子

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
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
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
詩甚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部侍郎高齋詩話

龍太初

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
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
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為我賦乎太初
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方有一老兵以
沙捺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誦曰茫茫黃
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

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王直方詩話

姚嗣宗

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
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白鷹詩有心待
擲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國教元
昊為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
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
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
矣因表薦官之

西清詩話

白馬詩

王曾獻金陵牧薛大夫白馬詩白馬披絲練一團今朝

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牽來只就鞍向比
長鳴天外遠臨風斜墜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
王良子細看雲溪友議

毛國英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
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
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
委舟以渡之

詩人玉屑卷之十

詩人玉屑補遺

詩病

詩病有八

沈約云詩有八病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
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謹樂莫具陳今謹皆平聲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
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曰蜂腰第三字不得與第
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脩飾君甘皆平聲欲
飾皆入聲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

思皆平聲五曰大韻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
平榮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
同韻如遙條不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
雙聲為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久為
正紐流柳為旁紐八病惟上尾雀膝最忌餘病亦通

細較詩病

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已任嘗得一聯云行
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
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
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六一詩話

秦太虛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
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
鉢盛滿香飯悉飽衆僧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
顛倒也漁隱

狂恠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文杜默豪
于歌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
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筵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詩
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愛其語之工
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即

無笙歌之說藝苑雌黃

漫塘評劉啓之詩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韓蘄王廟詩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蘄王登壇鬼神泣先生掩卷曰此未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此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後重輕非苟作也今顧指高宗為趙孤謂皇天眷意有意存趙孤而蘄王登壇鬼神便泣氣勢却如此其盛毋乃抑君父之

太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語錄

鶩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汴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鶩腿子否謂崔滕也 盧氏雜說

礙理

害理

灋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咏者甚眾碑牌滿屋孫風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榮

寵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
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韻
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喙蓋指二
公也 碧溪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
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
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至如
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
尚此尤可笑也 六一詩話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鈎輶格磔皆鷓鴣聲
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
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云兒童竊食不知
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敢
近或已經摘飛禽蟲蟻競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
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
雖工亦詩之礙理者也

漢陽樓詩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高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
略千里說者以為着屐登樓恐無是理 王方直詩話

長恨歌古柏行

白樂天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
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四十圍乃是徑二千尺無乃太細長乎

鷺鷥詩

張仲達咏鷺鷥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
曰佳則佳矣爭奈嘴腳太長也 荆湖近事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凡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
皆欲殺我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
夢君親情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遜齋閑覽謂二人名既

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
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為
枝乘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
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工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
兩首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余疑
此詞峒山山下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
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不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又古將進酒芳樹石榴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
又朱露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
解寧非歲久文字訛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唧又作噤
噤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雜俎
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為之辨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
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

白必非漢魏人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
作

諸葛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
作遙望陰陽里今青州有陰陽里
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
亦奚以為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
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
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

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書後人謾取以入陶詩耶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歸峽中其三送表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兩後望月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瑤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

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非太白之作必誤入也

酒渴愛江清一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北集編作少陵詩非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之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逐墻壁奴僕亦旌旄行在近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云至

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今書市諸本並不見有之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據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雖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臺新刊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注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之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峯翠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峯楚岫翠萬木郢城陰夫五言始于李陵蘇武或云枚乘則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

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集中有師者曰亦坡者曰之類其間半偽半真尤不足信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選只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々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荆公為正

太白詩斗酒濁邊壚頭騎醉眠者乃岑參之詩誤入公集

太白塞上曲騶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詩亦誤入

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正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于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悞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庶從其類也

香_匕東山携漢妓冷_匕修竹待王_婦携漢妓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子美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更俟

宏識

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

宗薛稷劉希夷王適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之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棊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袂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

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執金吾閒眠曉日
聽題鳩笑倚東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
任奚奴牡丹花下鈎簾看獨凭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
書屏幃但可與閭巷小人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
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擊鬼魅愁但可與巫師念誦
也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玄又玄也
顧陶作唐詩類選寶常有南薰集韋穀有才調集又有
正聲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英華雅言系述其
他必尚有之也

余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
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人夜傍西岩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
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
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
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
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削去只用八句尤為渾
然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詩人玉屑補遺 終



